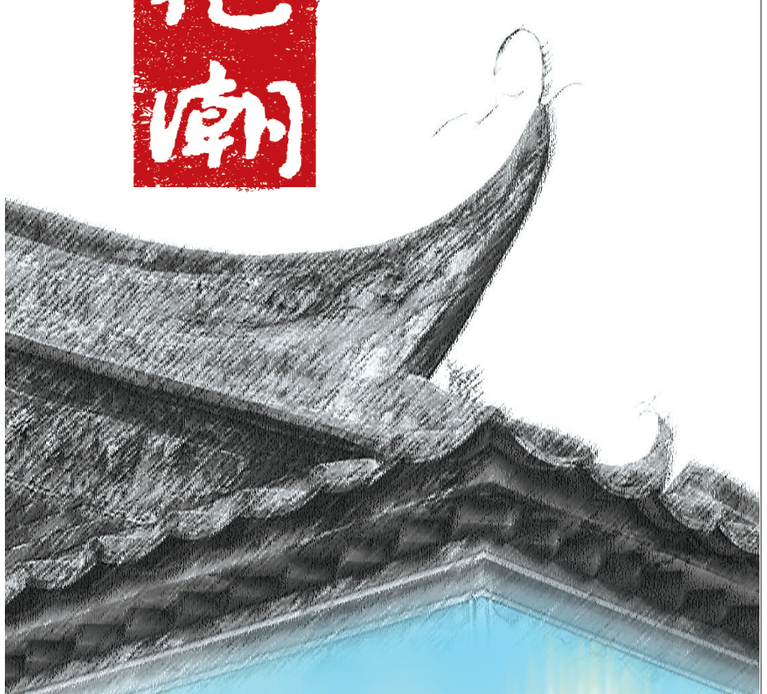
花潮



朝暾夕照 听风楼

闻冰轮

时光流淌到战火纷飞的一九三八年四月，西南联大从北平南下，再从长沙迁徙，辗转来到西南边陲小城蒙自，终于在战火硝烟中寻觅到一张平静的课桌。

文澜镇武庙街15号的周家宅院，因宅院主人周柏斋将其中“颐楼”慷慨献给西南联大做宿舍，而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西南联大文法商学院的七十多名女生。因为西南联大这个伟大的名字，这幢古典建筑与园林艺术完美结合的四合院，这栋富丽堂皇又不失雅致的大宅，自那一刻起拥有了文化意味的灵性，历史意味的铭刻。丹桂飘香草木葱茏的空间里，从此充溢着琅琅书声的弥漫，品茶读书的香氛，窈窕倩影的绰约。

时隔八十余年，我第一次迈入这座闻名遐迩的周家大院。

清晨的阳光很写意，适度的霞光把院落拢在水红色的晨韵里。历时百年的老宅院，单檐硬山顶木结构容颜未改，一砖一瓦都带着会心的微笑。高大的墙院，精致的花墙，屋檐深远开间敞阔。主墙，檐口，照壁到处饰以整片青灰石砖，院落内每一处恰到好处的地方，都有一座座或皱漏或瘦透的水石干石颇有意味地分布着。古榕成荫，清雅幽静，大型石雕古董放眼可见，楹联匾额分悬于主房侧院各处，三千多平方米的老宅院，既巍峨宏伟又隽秀典雅，既卓尔不群又贴近自然，散发着无法遮挡的贵族气息。

位于东侧院的颐楼座北向南，原是主人建来颐养天年的。假山花窗相映成趣，林木花草精心排布，一步一景自成天地。中西合璧风格，一楼铺的地砖是当年专门从法国采购，经越南海防运转到蒙自来的。颐楼所在位置地势颇高，高高越过四周的城墙、寺庙以及土坯平房，将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夜幕降临之际，夜风山风尽数扑打在老蒙自城这幢最高最豪华建筑之上，呜呜啸啸不止。居住于此的联大女生们多愁善感御夜听风，国忧家思霎时涌上心头，将颐楼取名为“听风楼”。

昔日建造者择高地建大宅，想到了聚风露以纳天地之气，却没想到竟引发如此诗情弥漫的一个命名。“听风楼”这名字一经诞生，立刻拥有充满历史寓意的灵性，成就出一段绵延世纪的不朽佳话。

听风楼是中式的，却又是西式的，建筑并不高，两层楼而已，远远近近的灰瓦屋檐，木柱石础，窗棂门楣，被一层文化氛围团团萦绕环护，散发着不一般的气息。设计将青砖、白墙、交叉两跑楼梯与绕房回廊交织在一幢独立建筑中，不能不赞叹主人的匠心独运。临视每一根柔和淡定的线条，触摸每一块质感硬朗的砖石，行走过环绕房屋的走马廊，我看见无数西式建筑元素巧妙融入在传统建筑样式中，简洁明快且精致典雅。

每天清晨，联大女生们沿湖东小路去城外海关大院上课；下课后，三五成群结伴归宿到已成为她们家园的听风楼。或在院内大榕树下纳凉散步讨论学问，或登上小楼远眺蒙自最美的落日。这座远离尘嚣的宅院，将她们一路烽烟一程奔波的劳顿涤荡而尽，将遍地战火的家国忧患暂时驱散，伴她们以纯粹学子之心安然沉浸于学习和生活当中。

整面的镂空花墙体一看便知是位心思细腻的匠人所设计，除了必要的承重体系，以青砖叠加青砖饰绕出强烈的艺术节律，每一块砖和另一块砖之间是以情怀为黏合剂架构而成的，别有一番统摄眼球的魔力。我踩着木质楼梯上上下下，我在回廊间转来转去，漫听跫音盘旋回响，遥遥致敬智慧的匠人。如果建筑师相信特定符号可使一幢建筑更具民族地域性，则这楼梯这镂花砖墙使听风楼更具有了历史追溯感。即使有一天，地老天荒，砖墙坍塌，它所承载的千千情怀也不会倾泻而尽，更不会惊动听风楼那一枕文艺青年的美梦。

我久久站立，远远眺望，隔着时空慢慢遥读每一块石头和每一片瓦嵌的故事，臆想百年前的一代风华，穿越回那段天光鉴照的光辉岁月。

曾去过自成天地王国的乔家大院，曾走过五巷六堡一条街的王家大院，曾参观过无数雕梁画栋歇山重檐的豪门大宅。听风楼之体量、格局及豪华程度，远不及它们百分之一。但是，唯听风楼是秀丽而深情的，独特而隽永的，唯它令我心潮涌动浮想联翩，内心犹如黄河化冰澌澌有声。世上多的是伟大的史册，堂皇的建筑，一幢小小宅院能令我感怀深刻的，世间恐怕只此一处。它不是一幢普通宅院，不只是一栋精美建筑，它是那个国土沦陷烽火硝烟年代里，一位爱国乡绅倾情献给莘莘学子的爱。

只此一点，便足千古。

我独坐在古树的阴翳里，目不转睛望着那不朽的美。山石成诗，水石成景，静谧的庭院内空寂无人，各种花草紫其紫白其白，以恋恋不舍的目光为岁月献上一束芬芳。微风一次次拂过听风楼，轻轻撩起古老岁月的薄纱，从不惊扰那一则百年故事。我爱宇宙间的这方寸之地远胜皇苑，万千故事里如果少了你的这一则，将是多大的遗憾。

太阳渐渐升高，听风楼也由若有若无的青灰色转变成不容混淆的刚烈炫色。当年建材的选用真是高明，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颇有点道家意味，以不设色为色，结果反而获致了每一种颜色，采晨雾牵纱，迎夕阳浴金，阴晦时有含烟的温柔，晴朗时有明艳的靓丽，使得一桩普通宅院自带了亘古不朽的光环。

天空蓝中带紫，谦逊沉着，听风楼沉稳屹立，不张不扬，仿佛它的存在，只为给西南联大的辉煌历史做一面默默无声的衬景。我看懂了，记取了，却希望再看一眼，再读一遍，在日光下，在微雨中，在朝暾夕照之间。

云南日报 | 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省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

读懂玉水寨

张信

玉水寨像一块翡翠镶嵌在丽江玉龙雪山南麓，丽江盆地最北端。去了第一次，玉水寨就像一块碧玉生长在我的心上。

十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从丽江古城向北走，过了束河古镇，又过了白沙古镇，再从玉峰寺万朵山茶树下走过，约一里许，来到玉水寨寨门口，刚下车就听到一阵高亢嘹亮的纳西山歌声，和着玉龙雪山麓的松涛声满山遍野的漫过来。白雪皑皑的雪峰直立云霄，山麓是一望无际的青松林海，溪水哗哗流动声从林海深处传来……我们走向送出纳西山歌的地方。

山道在云南松林中盘旋而上，道旁绿草如茵，迎春花、格桑花、杜鹃花争相绽放。松脂香混合鲜花香味刺激着大脑神经，使人提高了爬山的精神。

穿过近千米的林中小道，眼前突然一亮，美不胜收。层层瀑布赫然展现眼前。从下仰望，一层高出一层的四道瀑布挂在正北方玉龙雪山麓，错落有致，变化多姿。金色阳光下每一道瀑布的水帘像一匹七彩的锦缎在飘扬。第一道瀑布上方是一个百平方米的水池，二米多深的水清澈见底，蓝天白云在水池映衬下天更蓝云更白，海菜花开得正旺。

沿水池边小石道慢慢往上游览，瀑布一道更比一道宽，水池一个比一个大，瀑布宽的近百米，水池大的三四百平方米。灿烂阳光下，水潭银光闪闪，鱼群金光灿灿。池中挤满长五六十公分的金鳟，慢悠悠的向客人游来，游到岸边亮亮的大眼睛温柔的看着客人拍照，听到咔嚓咔嚓的拍照声后，它们又慢悠悠地游走。有一条特别金光闪耀的大金鳟游出三四米又回过身来，摇晃着大脑袋再看客人一眼，似乎在和游客道别“欢迎你，常来啊！”

近一里的瀑布群两岸松树、柳树、五角枫连片成林，还有梨、苹果成林成园，从山脚连到原始森林边。清泉汩汩，清风徐来。鸟鸣声声，果香阵阵。

踏上瀑布群最上边一个大平台，也就是玉水寨泉水涌出的水口——古纳西语称“歌吉可”，意为“白鹤饮水的山泉”。泉水口旁两棵一千多年树龄的五角枫虬根曲绕，苍翠挺拔的云南松、黄栗树高低错落，交织成一片翠绿大网笼罩在泉眼上空，绿网下的泉水涌出后汇成半亩水潭，水潭出水口矗立着一尊纳西族的自然神，高约6米，下半身是龙尾，上半身是慈祥的巨人像。阳光、水光将自然神照耀得金光四射，肃穆庄严。

在自然神广场中央有块十分醒目的“忏悔碑”。碑文内容为：“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行为、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破坏和伤害，人类因此自食其果，遭受了各种灾害，人类要向自然忏悔，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和美化大自然，敬畏大自然。”

在神泉口广场，每年农历3月5日东巴会，玉水寨举行传统的东巴祭祀自然神仪式。每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举行盛大的祭自然神大典。通过各种活动和仪式传承了纳西族崇尚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优秀民族文化。

玉水寨洪经理介绍，二十多年前，公司创业之初就制定了《绿色旅游景区标准》，从纳西先民的“自然崇拜”及“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中，汲取了优秀文化营养，在玉水寨开发建设上，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严格保护生态有机结合，创建了中国东巴文化传承基地，全国文化消费试点单位，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二十多年的努力，玉水寨人创建了全国知名的“生态文化产业品牌”。

从玉水寨出水口“丽江源”往西走，是一条展示纳西文化的五彩缤纷的长廊。进入东巴画画廊，一幅一幅读下去，每一幅作品的主色调是红、黑、白三种原色，有的一幅画就是一个纳西东巴字，这是一种独特的绘画语汇，图画字和绘画色彩、线条又颇具匠心地组合在一起，传达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品味和魅力。

东巴画源自中国纳西族原始东巴宗教绘画，传承至今还在使用，唯一还活着的是东巴图画象形文字。东巴画具有浪漫的色彩、神奇的造型和超然物外的信仰内涵，画风单纯，自由不羁。

在认真看了东巴文物展览、东巴文化传承功德碑、东巴古籍文献纪念碑等，让我们对东巴文化有了一些了解。东巴文化是中华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包含“东巴教”“东巴文”“东巴经”。东巴文化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近40年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抢救。1982年，中国社科院在东巴文化故乡成立了“中国云南省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所”，请来还健在的一批老东巴和十几位纳西族青年学者，潜心研究二十多年，对丽江1500多种、1万多卷东巴经进行了全面的抢救翻译，把形、音、义记录直译出来，标有国际音标，成为任何民族的学者都会读，都可以研究的典籍——凡人也能读得懂天书了。云南省政府拨专款，100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世界发行。

纳西族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传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更多是开放政策的支持。云南省人大颁布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国家的开明开放，鼓舞了纳西族一大批青年学者投身于东巴文化的研究，也鼓舞了一批纳西族企业家投资东巴文化的建设。玉水寨的总经理和长红，在玉水寨西部建成了一座宏伟的“东巴什罗殿”，这是纳西族发展历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千百年来，东巴教在民间传承，没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场所，没有一个自己开展东巴文化传播和祭祀活动的寺庙。2001年10月，“东巴什罗殿”竣工，邀请了滇川藏知名东巴在玉水寨聚会，根据东巴活动的历史，商量确定每年农历3月5日为“东巴会日”。从2001年始，各地东巴在玉水寨连续举行了7届东巴会，每届到会东巴都在40多人。2004年4月，在玉水寨举办的第四届丽江市纳西东巴文化传承协会成立挂牌仪式，和长红当选协会会长，并为协会提供活动场所和经费。任命了东巴传承院院长杨玉勋，老东巴杨文吉和东巴师杨玉华、和旭辉等为教师。聘请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和力民为常年顾问，购买东巴古籍文献100卷为基本教册，招收了一批爱好东巴文化的青年为学员，给予他们员工待遇，专门从事东巴文化的学习和传承。2006年，国家文化部下属的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玉水寨为“东巴文化传承基地”。

在玉水寨，感受东巴文化，听纳西山歌，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此时，在玉水寨子里，耳边突然响起一位纳西族青年男歌手用纳西语唱的歌：“盐巴不吃不行，山歌不唱不得！”接着，一位女歌手用纳西语高唱道：“岩蜜窝窝甜，青梅颗颗酸。爱情酿成的酒浆啊，酸甜苦辣样样全！”

我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情歌一百首》的扉页上看到过这首蜚声海内外的民歌。的确，人的生活酸甜苦辣样样全，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这也是我读懂玉水寨的一点收获。

随『风』潜入夜

温星

那天清晨，我没去跑马山。我坐在昆明市中心恒隆广场19楼巨大的落地窗前，东向眺望，人群如蚁，车水马龙，冬日的暖阳正穿透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抵达我忧伤的脸庞。我650度的近视，仿佛看到二十公里开外那座古老斑驳的山头，那股袅袅升起的青烟，已然升腾到了丛林之上，阳光之上，白云之上，转瞬，消逝不见。

赵立，我的朋友，网名和笔名叫做“风之末端”的一位优秀作家，终于，走了。

“风之末端”，这个名字，典出战国·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确实要对文化有研究才能明白，其在流传中简明化的版本“风起于青萍之末”更好理解，喻指大影响大思潮往往发生、发源于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因为这个名字，风之末端又有了一个更加俗化的绰号“风尾巴”。

早年，许多人会以为，活跃于云之南、天涯、凯迪的风之末端很嚣张，尾巴总是翘得高高的。他的“砖”，从虚拟网络世界，一直拍到报纸专栏里，电视节目里。甚至，作为一个“纯粹的网友”，其人也被正统媒体接纳，成为了时事评论员，随时激扬文字的姿态。他流传甚广的一文，叫《居住在哪国的昆明》，批评昆明新建住宅小区“洋名”泛滥，全国诸多报纸转载，也促成了昆明及其他一些国内城市地名管理法规的修改。

彼时，公众舆论场风起云涌，杰出及争议人物辈出，风之末端既拔尖，更具争议。其实，他与我算同一代的云南网友，且同为所谓“网络大V”。早在2008年，我曾与评论家冉隆中共同策划、评选“云南十大网络牛人”，风之末端便已上榜。

当年，其影响力便多来自其大V身份，与文学无关，尽管，在那之前三年，他已经写出了被授予云南日报文学奖的《怀念武成路》，那是该奖项首次发给一篇首发于虚拟世界网文的奖状。

正是这篇小文和这个奖励，为风之末端打开人生最重要的一扇窗，让他坚定了老昆明城历史与民俗文化研究与写作的方向。

当然，风之末端的武成路，就是于坚出生的武成路，是于坚再也找寻不到的武成路，是于坚笔下充满忧伤反复书写的武成路。但，老的武成路又肯定不同于于坚的武成路——因为，风之末端更加浅显，更加俚俗，更加风趣幽默，因此，也更加易于理解和传播。我觉得，半文盲老头老太太，在半杯茶的过程中，都能一口气读个五六篇。虽然读到的都是那些流逝的老人、老物件、老时光，但不会有忧伤、沉重，只会轻松、快乐。

沿着这样的研究与写作方向，风之末端便有了2015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昆明旧时光》。其中三百多篇小豆腐块文章，皆为风之末端在几家报纸专栏及网络世界里的涂鸦。这事儿，他大约比较集中地花了五六年，写得很慢，但很细致。

我要说，通过这些小文，我感觉，不知何时，风尾巴风之末端的尾巴，其实一直低垂着，再也没有高高翘起。他的知名度无疑在扩散，但他的为人与性格，无疑愈加地谦逊、低调。他总是白白净净的，胖胖的，乐呵呵的，总一身麻衣或长衫打扮，总对人说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总感觉，他是在家中修行，在红尘中修行，在自己的文章中修行。这不由又让我想到他早年叱咤于网络时，注册各个ID所采用的一张头像，那竟然是老子骑牛的一张漫画，胖胖的，真有点像他。

《昆明旧时光》自序里，他如是描述自己的坚持与坚守：“工作之余，我就想，老昆明城里，有形的东西留下来的不多了，我们无力挽救。那么，在我们心里，能不能筑成一座永不褪色的、无形的昆明城呢？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现在，书就放在您面前，您赏玩指正，但愿，我真的能实现我‘文字筑城’的理想，带您回去看一眼这座我爱死了的昆明古城。”

三百多篇堪称精巧的小品文，加上漫画家杂师（李传志）的三百多幅小漫画，我认为，风之末端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实现了。这部《昆明旧时光》六年前出版后，加印了一次，共八千册，很快全部售罄，不少中小学老师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却无法买到，旧书网上倒是偶尔能找到，标价涨到了好几百块。

这些年来，我也做着一些文化与文学的事情，关于老昆明城的历史与民俗，总有许多媒体同行来采访我，或者，请我推荐采访对象。无一例外，我都会说：我给你电话，去采访风之末端。这个领域的知识他最丰富，而且，他在报纸上开过专栏，也在电视台亮相谈民俗文化。他以最通俗、最俚俗、最容易让普通百姓接受的方式去书写，去讲述，去传承，我想，关于老昆明，他的写作便是真正能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好作品。

是故，当我第一次见到罹患脑梗、糖尿病、肾衰、心衰的风之末端时，强忍悲痛之余，我便立即提出，加印他唯一成书出版的这部《昆明旧时光》，义卖筹款。彼时，风之末端仍意识清晰，表示这是他唯一愿意接受的救助方式。后面的事情我不忍再去过多追述，整个前期捐助和义卖过程在昆滇社会掀起了一场为期四周的爱心大行动、公益大拯救，不仅是我和周晓晖、李飒三位发起人，诸多媒体人，至少上千朋友、朋友的朋友以及从未谋面却深深喜欢风之末端作品的读者，都加入了进来。

但潮涌的爱心，终究，没能实现拯救——对于已然承受半个多月ICU极危抢救、始终处于垂死挣扎边缘的风之末端。所以，那天，当他化作一缕青烟、一阵清风，坐在办公室的我告诉自己：风之末端，你的作品，你无可替代的关于老昆明历史与民俗文化的那些作品，将随风潜入夜，犹如灵息吹拂，恰似春风化雨，继续滋润人心，滋润这片土地，滋润这座你“爱死了的昆明古城”。

那一刻，那个青烟升腾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距离跑马山殡仪馆20公里之外的我，深陷于万丈红尘深处的我，确实不曾落泪。在生死时速持续四周的拯救与精神紧绷之后，我已趋于平静，我默默无语。

然而，没过多久，当我接完一个工作电话，偶然点开微信，看到评论家冉隆中一段话：“……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试图为这个社会向好而做出过努力。面对早中期未必不治的疾病（比如糖尿病），赵立们无异于最普通的农民工，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放弃自己，以求身后的家庭不至于拖入深海。这种悲惨，赵立不是第一，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刹那，我潸然泪下。

挚爱农学

李梦媛

让时间从逆时针下走回三年前，脚下这片水稻试验田当时是多么让我颓唐而失重啊！“都怪你，给我选了这样的大学和专业。”想想入学时两次摔倒在水田后电话中对父亲的责怪，我脸上便生长出热辣辣的愧疚来。眼前黄澄澄沉甸甸的稻穗，是我失重后重新认识自我的履历和写意，我从它丰盈饱满的籽粒中读出了父亲的殷切期待。

我就读的是春城昆明一所很不起眼的高中，高考时高出一本线三十多分的成绩令我非常满意。林林总总的千余所高校让我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虽然填报志愿的意向已经简单到师范大学和科技类大学，但我和母亲还是连续折腾了几天，拟出了七八种填报方案。而当我和母亲拿出填报意向请父亲过目时，他却不紧不慢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纸条说，按这个上面的大学和专业报吧。我和母亲一下子愣住了，脸上的惊愕使当时的空气有些凝固。他让我填报的前三志愿居然是清一色的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被排在了第一。

学农？从师哥师妹们传递的信息中得知，农林类大学既苦又累就业后待遇还不高。多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的父亲，明摆着要让我回到“农民”的身份上去。这个费解的疑问，长期困扰着我，也折磨着我。

一纸录取通知书赫然映入眼帘，我居然被第一志愿的四川农业大学录取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按部就班，我很不情愿地成了四川农业大学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员。不是心仪的学校和学科，学习变得索然无味，整天不是打游戏就是追神剧，目标是以不挂科的方式读完大学。像我这样体重不足九十斤的纤弱女孩，是不适合长期在野外做育种工作的。我曾两次滑倒在水田里，每次都充满怨恨地给父亲发微信责怪，父亲却总是意味深长地给我发来了鼓劲的三个拳头和充满温馨的三朵玫瑰。大一时的学习成绩排名全班中下，父亲强压着的怒火一直引而未发。

转机悄然而至。大一下学期期中，学院分给班上几个到艰苦地区支教半个月的名额，地点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特木里乡的一所小学。既然学习已经难以提起兴趣，还不如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呼吸新鲜空气，缓释郁闷的心情。在没有征求父母意见的情况下，我和几名同学便踏上了支教的行程。地处高原的特木里乡以彝族为主，贫困程度超乎想象，从他们简朴的穿着上直观地反应出三年级三十名学生的生活状况。在高原深秋十月的寒凉里，女学生阿都么合作还穿着单衣，一双陈旧的凉鞋里探出的脚指头被冻得麻木地向外张望。这一幕，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同样是女学生的乃古么子扎，每天上学要步行近三个小时，需要自带午饭和咸菜，饭食由碾碎了的玉米蒸煮，那些苞米的颗粒上，还残存着未能褪去的粗纤维麸皮。我尝试着吃了一口，食道仿佛被石头击打，眼泪被噎得夺眶而出。想起父亲曾多次谈及自己年幼时忍饥挨饿食不果腹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一门心思要将我送进农业大学的初衷吗？而且填报的专业都是种子科学与工程，都跟粮食有关。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夜深人静，我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拨通了电话，哭诉着支教期间的一些见闻，并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

认识到父亲的良苦用心，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人生走向，努力学习便成为一件最幸福的事。回到学校后，我卸载了电脑和手机上的所有游戏和娱乐软件，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大一第二学期期末，我的成绩首次进入了本班前十名。大二开学，我被全票选为班委。成绩也随之突飞猛进，当年便进入了前五名。其间，父亲带我回川北老家的探亲之旅，对我也是一次很大的触动。当时正值玉米的种植节气，二爹二妈已远去河北打工，如果不及时下种，一块一亩左右的地块将接受撂荒的命运。父亲说，后天就要走了，明天我俩把那块地给种了吧。五月初的川北，天气已经飙升至30度，在光秃秃的坡地上，我和父亲的躯体直面着夏日阳光的炙烤，虽挥汗如雨却乐在其中。父亲负责挖窝子和填土，我则负责下种和施肥。一天下来，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啃食中被种子和农家肥占领，短暂的时间不允许精耕细作，但我们对四个多月后的收成抱有期许。我和父亲的代价是双手都布满了血泡，但我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了他对土地的敬畏和对粮食的虔诚。

父亲常说，土地是根，粮食是命。2005年，滇中地区遭遇多年未遇的旱灾。在6月22日我五岁生日那天，父亲没有给我发压岁钱，更没有给我买生日蛋糕，而是购买了50箱矿泉水和20袋大米，带着我和母亲驱车赶往受灾非常严重的曲靖市马龙区旧县镇乡下。这些甘泉和粮食虽然只缓解了极少数家庭的短暂困难，却让我看到了父亲的一颗爱心，受到了人性中应当胸怀善良和慈爱的教益。酷暑的村庄满目疮痍，河水已经断流，庄稼大多枯亡，就连人畜饮水也必须用牛车从十多公里的大山里驮回。当时，我还无法体会父亲心里的忧伤，只清楚地记得他当天没有说一句话。父亲非常吝惜粮食，历来主张量米下锅，即便剩下少许饭菜，也会在下一顿全部解决，决不允许有丝毫浪费。我人生中仅有的一次挨打，就是趁父母不注意时将半碗米饭倒进了垃圾桶，自从被父亲体罚后，我没有浪费过一粒粮食。

到了大三，我当选为班长的同时，还担任了一年级的班主任助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学习成绩首次进入了全班前三名。这一年，我相继被大学评为优秀志愿者、优秀团干部等，获得了“登海种业奖学金”“烟草技能大赛”一等奖、“登海杯”全国种艺大赛三等奖。每次取得好成绩或受到表彰奖励后，父亲都会给我发来一个金额为“88.88元”的红包。我猜想，这个红包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发发、红红火火的意思；二是“爸爸·爸爸”，暗示他永远站在我的身后。

大四的学习成绩还是保持在前三名，令人欣喜的是我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今天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千二百个日子，如果说遗憾，就是因为自己的任性荒废了大一，导致未能保研。如果说收获，就是我明白了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大学和这个专业的良苦用心，并按照他的意愿走上了正途，我正在准备考研，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一生挚爱农学不懈求索。